

慢慢地低下去了。他的眼淚簌簌的落下來了。他伏在案上。細細味着伊未死之前和他的愛情。怎樣甜蜜。怎樣美滿。不值世界上竟有比愛神權更大的死神。把愛神戰退了。把他惟一的愛人硬生生奪了去。

他是伊的表兄。所以他就用表兄的名義去吊伊。當他到了伊家。將到伊的靈前。他已遠遠望見孝幔前掛着一張伊的遺照。兩個笑過兒。依舊和生前一樣。深印在伊臉上。好像對着他笑。他又看得呆了。心中的思潮又湧將起來了。眼淚又簌簌的落下來了。孝幔裏面。伊的小妹妹。正苦苦的哭着他親愛的姊妹。伊的母親。也嗚咽的哭着伊。這種景況。真是悽愴極了。他聽得這種同情之哭。竟不能再走上前去。但是他一抬頭。又看見孝幔上挂的。「晉容宛在」四個字了。他又呆呆的想了。想着一個月前的伊。還是好好的。和他一塊兒遊玩。再想到臥病時的伊。臉兒雖比平常瘦了多少。但是還總料不到伊竟會死的。他越想越痛。他的心如同碎了。

這時有人喊他。他竟不曾聽見。直待喊他的人走上前去。他方才覺得。喊他的人。他本來認得的。然而他見了他。並不去招呼他。喊他的人說。「老兄。可是癱了罷。」他說「知道了麼。在樹上叫呢。」喊他的人說。「你所答的。非我所問的你現在想些什麼心事。」他呆呆的說。「親事麼。我失望了。」說到這裏。他竟嗚咽起來了。喊他的人很錯異的走了。

但是他畢竟覺得了。恍恍惚惚之間。他畢竟有些醒了。他也走上前去。向伊的靈魂拜了四拜。才立了起來。但是他自己覺得當他拜下去的時候。腦筋裏異常昏亂。等立了起來。才清醒了些。他臨走出去的時候。還對伊的照壁上幾望。但是他竟不指望。又不捨得不望。心中真是難過呢。

他走出去。走到外邊廳上。呆呆的坐着。人家正高談闊論着。有的講着國事。有的講着笑話對於他。都是不入耳的。他懶於抬頭

起來了。他倚在椅子的靠手上。想他自己的心事。但是一轉念間。不知不覺。又想着了已死的伊了。

偶而抬起頭來。望着靠窗一個少年。議論風生的談着北京社會上的事情。有時還插着些談諧的論調。他是認得這少年的。但是當這神思昏亂的時候。再也想不出是誰。後來畢竟被他想着了。原來這少年便是已死的伊他的情人的未婚夫。他想雖想着了這人是誰。但是他又獨自嗚咽起來了。

誤會

素英呀。你這個沒廉恥的女子。不要好的東西。你在我面前。甘言密語。說得何等認真。說什麼我們倆的愛情。可算到沸度以上。永遠不會消滅的。我對於你的心。很是純潔。你若不信。我可以剖開來給你看。哼。你既有這樣心腸。為什麼在歌舞臺裏。同一個西裝少年。並着頭。接着肩的。何等親愛。一睜都不來睬我。好好。你知道你有幾分姿色。可以籠絡男人。我姜文華也是個有血氣的男人。豈肯同你這樣沒廉恥濫用情的人。做朋友。唉。我只怪我自己不好。沒有主張。被你所惑。幸虧還未結婚。不然我姜文華一生名譽。都給你斷送盡了。說罷。嘆氣不止。半晌說道。唉。我現在可覺悟了。世界上委實沒有真情的女子。不過因一時的愛慕起見。等到達到目的。處日長久。就漸漸的淡薄起來。況且情歸於專。既用於甲不能用於乙。用於乙不能用於甲。我看王素英同那混帳男人。何等情意固結。那裏把我放在心上。唉。戀愛自由。我也不能強奪他們的愛情。即使我占了勝利。也無非一個無恥的女子。要他何用呢。說罷。在抽屜裏取出幾張信紙。一個信封。提起筆來寫了封極決裂的責備信。交給僕人。叫他明天一早送去。心中方覺有些舒服。慢慢地脫了外衣。上牀而睡。去尋那黑甜鄉中滋味去了。

(未完)

(未完)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商  
駐韓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理

小說日報

大品  
畫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 壬戌年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一

發行主任 兼 總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孫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省四次風雨為災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奇災浩劫亘古未聞現經各災乘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掣給收據登報鳴謝隨附片書隨惟公鑒會長盧永祥張陽理事長王錦棠副理事長金百順俞錦同啓

閩南閱報諸君鑒  
本報閩南代理已託倍文印書館營業部承辦如欲訂閱或經售可就近與倍文交接洽可也  
本報啟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二集續出）

乙辛辰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費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應物投考時隨帶墨及本生最近四寸小照  
招考卷由郵局匯票隨函保險寄下學費洋一百元運助及國文講義費各二元均於開學日前十天起最近肄業學校課積單或證書呈  
本校給用納費如被取入後肄業者每半年為限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分理處就近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  
票十分詳示通信處即寄奉不誤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取

考期 正月廿八二  
月廿六七八

開學 三月一號

住址 法租界呂班  
路一四三號  
章程 函索即寄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小說

#### 社會小說雜談(一)

許廣父

社會小說的難處。在使各地各種社會的情況。和各人各樣的性情。全都描摹出來。照我看來。倒是越長越難做。因為短篇小說。只寫得一人或數人的事情。一處或一時的狀況。雖說情節怎樣曲折。究竟還不是怎樣煩雜的事情。若是長篇的社會小說。除了文章要深入顯出。雅俗共賞之外。還有下列幾種必要的條件。都是斷不能缺的。

一要地方走得通。一省有一省的情形。一縣有一縣的狀況。甚至一村一鎮。一鄉一里。也都有特殊的風俗習慣。雖說天下之大。不能盡曉。也總該知道許多。才可以做社會小說。二要事情做得多。軍界有軍界的社會。政界有政界的社會。士農工商。又都有士農工商的社會。下至無賴游民。九流三教。也都有他們的特殊社會。雖不能曉得詳細。至少也要曉得一部分。或約略的內容。才可以做社會小說。(未完)

### 小說

#### 磯砂先生的來源

(續)

俞天憤



忽然土匪作亂。一處府城。吵得沸反盈天。阿三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便偷偷兒走了。有一天。走到一個很大的村子。房屋很整齊。約有三四百家。可說作怪。一個人影兒都沒有。阿三心裏想。這東西。住他一夜。無奈碰不到一個人。後來索性不客氣了。檢一首最大的宅子。乍着膽兒走進去。大門大廳。二門宅門。內堂內房。一個人也沒有。阿三便竟到了廚房。煮些東西吃了。一運到房裏頭。檢那精緻的炕上睡下來。一眼看到滿屋的箱籠物件。終是不少。王阿三是何等樣人。貪心自然蓬蓬勃勃發生起來。他便強作主人。把箱子打開一看。淨是些衣服。雖是值錢。却不便攜帶。後來在雙文具箱子裏。發現了許多紅綠寶石珍珠。他只輕輕便的取了些。末後又取出一個紅布包有五六十寸見方。用手捏了一捏。是很硬的一只匣子。他想裏頭總有些好東西。便把他藏起來。另外又取了幾身粗布衣。服幾套粗布的被褥做就了行李。又在櫃子裏取了百十兩銀子。等到天明。他便走了。後來打聽得這村子裏。是聽見土匪作亂。全村的人都跑了。其實土匪却不曾進這村子。

王阿三回到綠柳村。村裏人個個覺得奇怪。畢竟楊軒心思。比鄉下人明亮些。問時和同三談談。阿三自然一本直說。總先生倒也是無意中。說到匣子裏什麼東西。阿三道。就是這匣子不值錢。匣子是楠木的。中間藏着一塊豆腐乾似的不知什麼東西。那時總先生也是好奇心盛。便要來看。便把十塊錢和他換了。阿三也不知總先生要他什麼用。有了十塊錢。便心滿意足。不料總先生登時生意興旺起來。這才知道把塊無價至寶真值錢。賤價賣掉了。懊悔也來不及。

有人說。這篇好像筆記。不像小說。我說人家說我聽時。也是白話。我只好像成寫實派的小說了。像不像由他去罷。(完)

#### 二鄰之事

范佩英

陳小雲的花園。和顧正宗的白塢是接着的。中間只有一排竹籬隔開。兩家都可以喊應的。陳家的貓。常常從籬笆裏。走到顧家去。顧家的雞。也時時從籬笆裏。跑到陳家花園裏去。大家倒是不相往來。沒有什麼口舌。恐怕大家歡迎的。有一時。陳家花園裏靠竹籬那一邊。新種了幾行菜。不到三天工夫。地上的菜葉。不知去向。原來顧正宗的雞。都過去把菜葉充飢了。他們不顧吃得吃不得。見了能夠吃的東西。就吃了。直到陳小雲看見。已經來不及了。菜葉完全吃完了。他心裏怎得不怒。既費銅錢。又費了心血。結果却給鄰家的雞充飢。他恨恨地拿了一根竹棒。等候雞羣駕臨。不料雞好像有靈心的。一只都不來。其實菜葉吃完。別樣沒有可以吃得。只得跑到別處去逛了。但是陳小雲看見沒有雞來。知道鄰舍一定有意作弄他。心裏越發火。依舊拿棒等着。後來有兩三只不知趣的雞。從籬笆裏走來了。陳小雲眼見雞來了。一肚皮的無名火。沒有地方發洩。想從籬笆上出氣了。他就提起竹棒。望準雞上打去。兩只雞見了棒。就叫了幾聲逃開了。未幾一只。被他打倒在地。他不管死活。把雞望顧家白塢一擲。他拿了棒追那逃開的雞。嚇得雞屎尿屁直流。逃東逃西。逃得沒有逃處。陳小雲却還恨恨念道。這雞。菜葉是好吃的。現在要你命了。要逃。不打斷你的腿。雞顧正宗正在吃飯。忽然看見一樣東西。從天上落下來。跌到白塢。他連忙放下飯碗。起來奔得白塢上。細細一看。却是一只雞。他把腳踢踢。雞立起來了。知道還沒有死。他想一定有人去來的。他氣極了。立着想報復的法子。他忽然聽見極吵的雞聲。他就向陳家花園看了一看。看見陳小雲拿了竹棒。追趕他的雞。他真氣極了。走到竹籬那裏。喊道。朋友歇歇力罷。追了好久了。打死他沒有用的。陳小雲聽見有人喊他。他連忙住步。回頭一看。見是他的鄰顧正宗。就是養雞的主人翁。他很忿忿對顧正宗道。好的。好的。我辛辛苦苦。種了幾行菜。都給你的雞吃去。你倒不供給雞食。放他們到這裏吃。

菜。現在吃完了。什麼是好。難道我的菜。是應當給你的雞吃麼。顧正宗道。請你息怒。我是不該放雞出來的。請你不要打了。以後不放出來。陳小雲道。難道菜是白吃了麼。顧正宗道。你要我賠。我只好賠。不過太無情面了。陳小雲道。講了情面。就該放雞吃別人的菜麼。顧正宗道。不要這樣說。賠是我賠得起的。不要爲了瑣瑣小事。有傷和氣。必竟要賠。只得賠了。陳小雲道。小事。小事。要講和氣。不放雞了。放了雞。再說什麼和氣的好話。要講和氣。吃菜倒不講和氣了。吃了菜。就是講和氣麼。講和氣。不是你這種只想便的人。顧正宗道。好的。我講好話。你倒盤理。我要問你。前天夜裏。我們樓上一碗魚。完全沒有吃。預備放在廚裏去。不料我走開去拿塊抹布。走來一看。魚兒已經不翼而飛。我連忙四下找尋。連影子都找不着。後來我的妻子。在白塢上看見一只貓。啣着一條魚。在那裏大嚼。我就喊起來。我聽見聲音。就追出去一看。偷魚的不是別人的貓。却是朋友你的貓。我的妻子。已經拿了木棒。要來打他。我連忙阻止道。不要打人家的貓。人家養了。一定歡喜的。打壞了什麼呢。情面有些過不過去。只好歸咎到自己粗心。不會留意到。並且一條魚。不值什麼。別人家的貓。倒特地養的。我說了這通話。我的妻子也覺悟了。非但不打他。還讓他細細的嚼味。可以說不會傷他一毛一髮。倘使說要我賠菜。那末朋友該賠魚麼。陳小雲冷笑道。誰教你不打呢。打了我的貓。我還可以知道他是偷魚吃呢。不打他。教我什麼承認是偷魚吃呢。你也不會告訴我。教我他說了就走了。顧正宗見他心虛走了。心裏又好笑。又好氣。笑道。要賠菜麼。要賠菜麼。陳小雲並不同答。他自言自語道。倒要我賠。別講和氣了。

#### 情人之喪

姚廣慶

伊的計音來了。他只對着裏面伊的一張遺像呆呆地發怔。他的頭



種事蹟取其淵懿玄遠之言瑰異卓絕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精核方劉世說

夏敬觀 楊四洲雅好世說新語體一擇近世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朝士大夫爲問查得於四洲者爲多袁思亮 其辭淵雅雋永能使人消釋鄙吝曠然有絕塵出世之思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局代售

本雜誌係浙聲學社同大所組織由曹西崖主任編輯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研究學術改造爲宗旨內容豐富俱係海內名家著作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觀無比本誌爲普及各界起見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分)茲值發行伊始優待定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祇收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珂瑞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一張定閱全年連郵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爲限幸勿交臂失之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浙聲學社發行部(請廣明閱何日何報)

北京何海嶠及李鴻章蘇州葉天瑞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五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女  
帶與雀 藤箱吸風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一) 出版日期 每月二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十二册 (二) 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三) 預定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瘦小影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此書中有  
在內  
不可不一讀  
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  
也舉也

新  
年  
最  
佳  
禮  
品  
為  
新  
年  
特  
別  
裝  
璜

大前門香烟  
英商英美烟草有限公司  
駐華英商英美烟草有限公司  
總經理

此書爲雲間韓太仙所著別署花也憐儂紀上

余之妻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預告版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與缺點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欺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撰其得意之作，行十萬言，彙爲專集，以饜讀者之侯編輯告竣，即付梓印，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之。

枕亞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  
八角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藝苑今文古文 吟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筆記 櫟廬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說部 湖上百日記 鴛鴦夢劇本 焚蘭恨彈詞

●卷四

雜著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雀  
牌勝政



小紀  
說事  
賊窟記

(四)

邱劍舒

孰知財已盡握於其手。何從索之耶。今吾夫之言中矣。

自吾夫死後。彼益無恐。數萬家資。不三年即散去。余昔猶有田租養口。久而并奪之。以售人。則吾家已破產矣。吾媳見夫無賴。憂憤成病。尋亦死。嗚呼。一村之巨富。轉眼而貧無立錫矣。吾自遭此。屢欲自盡。而未成。吾女早歿。不然。或有婿相依。亦不致遭苦若此也。灼英既散父資。遂成無賴。博而勝。則與吾以食。不勝。則枵腹。久之。又與盜游。始而學竊。繼而劫。而擄。彼前時揮霍。益蔭多人。至是奉之爲首。於今已四年矣。每擄人輒禁此屋。先生亦知後座房舍有十餘人乎。除先生同行者。尚有七人也。此十六人之價。聞約一萬有奇。吾以苛人勒索。屢勸勿爲。彼惟曰。汝勿干吾事。汝不留此。行乞可矣。噫。苟與我有骨肉親。能出此言乎。螟蛉不可養也。言時下淚不已。

余聆嫗語曰。渠等居此既數年。何乃平穩若是。豈官兵從未到耶。嫗曰。官兵知此間有賊。曾到兩次。但彼等固無恙也。但被擄者。亦未嘗起獲一人。蓋官對於盜。恒取敷衍之策。非實力實心者。而軍隊之於緝捕。則又視天地之肥瘠而爲。苟其地多富室。一聞有盜即至。既來乃圍村而窮索。乘勢飽其慾。諺曰。賊過如梭。兵過如篳。此之謂也。是鄉貧民居多。兵故不着意。且來此必數踰峻嶺。疲而無所得。軍隊不爲也。余問嫗曰。是村何名。曰莊墩。余曰。鄉人亦有報官否。曰。彼等從未盜劫本鄉。故鄉民亦未敢櫻其鋒。然余則甚願軍隊至此。盡獲彼輩。使逆子伏法。方消吾恨也。彼此相談。不覺已黃昏矣。嫗乃去而弄膳。

翌日。灼英來謂余曰。汝真晦氣。局長之省。不特不覆余信。此或報大吏。則汝等休矣。余聆其言。震慄不已。乃哀之曰。請釋吾等歸。則感公無極。吾必止局長不請兵也。英笑曰。兵來吾又奚恐。放汝等歸。則談何容易。若以錢來。斯可返矣。語竟。

憐憐而去。後數天。不至。卽陸邦亦弗來。余詢之嫗。則曰。彼等往做世界去也。(做世界者。盜之遠行劫掠之暗語也)余居此已七八日。家鄉消息。杳無所知。日惟坐困愁城。幸嫗有問。卽來共話。稍慰愁緒耳。然而長日幽此。焉得不鬱鬱。余問嫗。書閣。嫗曰有。渠父昔年居此。常以書自遣。今尚有殘冊數十在也。乃入內取與余。視之。則小說與醫書耳。余盡置諸桌上而披閱。亦頗足以破悶焉。

明午。灼英陸邦同來。余叩以何事。則曰。汝須再作一函。以便商酌。不然。長居此間。汝固不堪。余亦破費也。吾曰。何屢要我爲此。有師在。吾不敢自主。盍與吾師商。灼英曰。嘻。汝何強硬。汝師死矣。汝等八人。惟汝最長。故須汝爲。不必推諉矣。余聞師死。大聲曰。吾師死耶。賊賊。汝謀死吾師。吾誓不寫。灼英曰。誰死汝師。其自死耳。速寫毋多言。余聞師死。隕淚不已。叱之曰。汝害吾師。汝趣出。吾不與惡賊週旋。但祝吾師有靈。報之官兵殺汝。方洩吾憤。而報告師仇也。遂掩面不與之言。斯時心苦極矣。詎彼賊忽取一鐵圈出。加於余額。二人齊手。余不能抗。陸邦握余手。灼英用手扯之。嗚呼。吾非孫悟空。而受鐵圈之苦。彼惡賊亦殘酷矣。余受痛大號。又不能動。賊曰。汝寫否。不允。吾不放也。余不能忍。漫應之。陸邦以紙筆來。余曰。如何寫法。灼英曰。今次又與前不同。須以一函致汝家。方易酌議。局長亦然。余曰。吾家素貧。已言之矣。何相逼太急。且甚。賊厲聲曰。汝猶不畏此幽耶。速如我言。否則或死於此也。乃取稿出。第一函云。

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男居此間十日矣。室中污穢甚。蚊蟲聚身。食臥不寧。時被猝捶。如入地獄。苦况不堪。日來彼輩又以私刑相加。將恐爲此間鬼矣。據云欲順男一人返。須四百金。朝發銀。男卽夕返。伏乞大人憫男所遭。迅速設法。俾出此獄。含淚肅稟。敬請

金安

男某某白叩

(未完)

不報微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雜欄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三)來稿須註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讀者俱樂部

原是夫婦

徐洞天

沈秋心。是個俊雅的少年。劉翠英。是個溫柔的女子。把他倆配爲夫婦。誰說不是一對天然佳偶。所以他倆在小學校裏讀書時。就發生了自由戀愛。後來翠英的年紀漸漸大了。他的父母。要把他配於李文宗之兒子爲妻。他得着此訊。哀痛得什麼似的。珍珠般的眼淚。常常濕透了羅袖。他的父母。見他這樣情形。很爲憐惜。便來盤問情由。起初他不肯明言。恐觸父母之怒。後來經他母親的百般勸慰。方始說道。母呀。我對於這樁親事。並不是我不贊成。實因我的終身。已自許了沈秋心了。今母親若肯把我配於秋心。雖同他吃苦。也自甘心。若然不依我願。強要我屈從姓李之子。我別無他念。惟有一死了的了。言罷。兩眼清淚。又撲簌簌的滾個不住。他的父母。見他志意很爲堅決。知難強迫。便依他志願。嫁於沈秋心爲妻。過門之後。他倆的愛情。真是如膠如漆。愛好到了萬分。豈知好事多磨。不到一年功夫。就生出亂子來了。

天。領了五千兵馬。奉令剿匪。行過沈秋心住的地方。忽然看見劉翠英。生得如花如玉。美麗非凡。就動了獸心。把他劫掠而去。詩秋心不在家中。故無人救出而救護。及秋心得信回來。已劫去了數天。於是他便不顧性命。要連夜奔赴軍前。救他愛妻。那曉得烏墨心此時剿匪正頭。時進時退。日無定處。而且戰事甚利。軍行極速。秋心是一介書生。何能追趕得上。所以在途四月餘。雖吃盡千辛萬苦。一個念念不忘的愛妻。仍舊未能救出。唉。真是可哀又復可憐。

烏墨心打败了匪類。回到河南。升了將軍之職。一種薰天的威儀。較前又高了萬倍。似乎一國的元首。也不在他眼裏了。此時沈秋心。雖已跟蹤而至。因懼他的威儀。也不敢昧然進見。乃獨自呆呆的立在將軍府前。後來遇見了一個門役。是他認識的。就探問他愛妻的蹤跡。講了一回。知道翠英已伏從了烏墨心。做了烏墨心的三姨太了。然而沈秋心尚不灰心。反說你家的三姨太。是我的妹子。煩你傳達一聲。相求一見。門役將此信傳到裏邊後。烏墨心固然一些不疑。便請他和翠英相見。此時他倆久別重逢。含淚相對。反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後來烏墨心知道。沈秋心是文墨之輩。便命他當文牘一職。從此秋心。便留在外府。做棲棠之孤燕了。

義務通信

海角秋聲君鑒請速示姓名住址以便通詢惠教  
寄吳淞萬益里一號楊太倉轉交 張秋蟲

本報招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藝林

趙公書城家傳

胡石予  
晉江位吳門西南。逼近閩關。百貨駢闐。商賈舟楫之所湊。而溪山明秀。阡陌縱橫。長橋跨波。茂林豐草。相掩映。余嘗步遊登覽其地。輒夷然嘆然。一寄遐想。謂倘有宅心正直之君子。託迹其間。以應夫山水清淑之氣者。既而聞松陵趙君書城。實居於此。以教其子。能讀書。親正士。為知者所稱重。君名福麟。生吳江之平望里。年十二。以承祧大宗。來吳門。嗣父燈。喜賓接文士。蓄古名人書畫。爛吟詠。任蕭山縣丞。曾斥私財。為人償逋負。息訟爭。晚年又多隱德。君繼承先志。好施與。能盡力宗事。願自以讀書未成。潤跡市廛。既生子。稍長。即俾之一意於學。又令納交老成厚重之士。今君之子名紹昌。彬彬稱佳子弟。出少年儕輩上。則君之教也。君既待人以厚。鄉里推誠長者。性相隘。年三十餘。以抑鬱事遇心疾。時作時已。至四十有五。卒以此殞其生。聞者惜之。配氏秦。生子男三。長即紹昌。次某某。胡蘊曰。近世風俗淫厲。陷溺日深。為父兄者。往往不能教其子弟。非不教也。所以正己而作則。或有未盡然歟。夫外誘紛如。內

筆削

蘇臺見聞錄

活佛三則  
蘇人迷信神鬼之事。時有聞傳。愚夫愚婦之燒香祈禱者。固邑若狂。茲擇尤志之。  
城中有地名蘇家園者。荒地數畝。一坵隆然。墓碑數尺。顏曰妙嚴墓。俗稱雪娘。墳鄰近有住戶三五家。俱業機織。忽機戶傳言。妙嚴墓畔。時見異徵。有衣紅綠衣之童子二人。每逢風清月白之夜。現於碑側。躍舞為戲。即而察視。倏忽不見。墓前有積潦。受水日久。形若小池。鄰近池衣漸者咸趨之。茶寮酒肆。紛紛傳說。謂於某日之晨。嘗見一老嫗攜二女子膜拜於此。詢其故則謂女嘗有病。夢見雪娘來視。自表為一捧雪中莫氏之雪娘。受天帝命。來受此方香火。舉凡墓側之樹皮草根池水。皆可治疾。遂命人來此取水服之果愈。今日來此。為還願也。此說一傳。人爭趨之。有因病而求取者。無病而預儲者。觀熱鬧者。作小販販者。自朝至夕。擁擠不散。三四日後。池涸草盡。幾將并墓土掘去。而後來者尚以得一甌泥濁水為幸。然薛娘究屬何人。尚各執一詞。相爭未定也。或云墓曰妙嚴。當係觀音玉身。或謂地名薛家園。開無具。鮮有不識其五而為豚之放者。君能範其子如是。雖負當世重望。若所謂士大夫家。多有愧焉者矣。彼不恤自戕賊其子弟。烏知毀滅世教之獲罪深耶。趙君他行館亦可稱。余獨以為能使其子循循率教。為尤可思議。尤可思議。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惠顧請逕達八百零九號上卷半後出書內有錄版印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絕後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者請將此紙剪下聲明由小說日報介紹來函預約僅須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期為限(自登報日起)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遊記

記抱水堂遊

昔肄業鄧邑東路女校。嘗聞師云。武昌有黃鶴樓抱冰堂諸名勝地。頗足供人遊覽。余慕之久矣。已未秋。偕余兄離東來鄂。暇輒一遊黃鶴樓焉。登臨其上。極目而視。漢口之壯麗。龜山之雄厚。與夫漢陽城之蜿蜒迤邐。無不一覽盡之。俯視則長江如虹貫。波濤起伏。風帆往來。沙鷗翔集。不啻天然之畫圖。迺勝地不常。好景難再。旅居未久。因事匆匆。深以未得一遊抱冰堂為憾。今歲春暮。再至鄂垣。立志修學。未暇遊覽。日昨同邑趙君化初。襄郡李女士連宗。邀余作抱冰堂遊。余即欣然就道。出司門口。過閱馬廠。沿賓陽門大街。行未里許。已至抱冰堂之麓下。其地四圍圍以短垣。有入口。以鐵為柵。余等相偕而入。斜上數十武。至一廳。廳內置有椅椅。頗雅潔。遊人至此。可以隨意憩息。中懸張文襄公遺像。儀容莊嚴。古道照人。試一追念其治功。不覺令人肅然起敬。廳前羅列盆景。雜蒔花草。翠卉競茂。鮮麗可愛。廳後即蛇山也。山徑曲折。荒以石級。級上始為抱冰堂。余等拾級而登。但見空庭三楹。額曰抱冰。冷落清幽。殊不足戀。乃復披榛拂草。漸升至蛇山巔。為短

諧海

拍賣與怕買

甲乙二商店。互相競爭。甲於門首。大標其廣告曰大拍賣。乙於門首大標其廣告曰大怕買。各自以為得計。乃自廣告後。反顧客寥寥。不數日。幾無人過問矣。一日。甲主人與乙主人遇。乙向甲詢問營業狀況。甲乃大吹法螺說道。我家大拍賣。真是門庭如市。乙固知甲店有拍賣之誤。乃大笑曰。君家之門庭如市。係拍賣入者乎。甲大慚既而轉詢乙。乙果亦大吹其牛。說道。我家大怕買的營業。真有應接不暇之勢。甲亦知乙店有怕買之誤。乃狂笑曰。君家既然有應接不暇之勢。所以弄得怕買了。  
治牙痛 牙痛起來。即以小鐵錘打落之。如治白虱 此則無再發之痛。  
絕。則以有虱之衣用火焚之。

花史

十年夢影錄

何彩霞 其名為彩霞。生平碌碌無可記者。顧其為妓始末。却有一段趣事。彩霞幼年。嘗於人為童養媳。其夫農人也。年長彩霞幾十歲。彩霞長。弗喜也。顧亦未嘗有違言。有土豪某者。見彩霞而愛之。百計誘惑。彩霞不能自制。竟墮彀中。已而其夫覺。驚於伉儷。未忍發之。姑微詞警告之。彩霞已得某許可。將繼充妾媵。且以土豪勢力。足以制其夫。弗之懼。其夫怒。痛責之。彩霞背奔土豪。豪已厭彩霞。前言盡付東流。遂閉門弗納。彩霞痛哭而返。私念無面目見其夫。則自投於江。有漁人結網張魚。得彩霞。固所素識。問胡至此。彩霞大慚。龍言失足墮水。漁人送之家。其夫弗納。彩霞進退維谷。哭於道左。於是蘇鵠老三。適以事過鄉。詢得故。載與共歸。食以美食。被以錦繡。懸金織曰何彩霞。彩霞居然作信人矣。二年。業未盛。乃從老三還滬濱。顧彩霞色既中。無以逾常人。而應酬手段。處處帶三分俗氣。卒弗能入大雅之堂。來滬三年。始終碌碌而已。

白蓮教

某年中秋之夜。清高宗賞月內苑。吟飲頗豪。忽視月中有老人出。跨一鶴。逕向內苑飛來。既及地。老人即下鶴。拜謁如臣禮。奏曰。臣月君之使也。月君新造桂殿。缺金柱一。請陛下助之焉。高宗曰諾。老人即懷出圖式。詳言長短尺寸。高宗受之。約翌年此日來取。老人拜謝。仍乘鶴凌空去。再入月而沒。高宗信之。遂飭良工。如式督造。數月始成。重千餘斤也。翌年中秋。高宗齋戒待於內苑。至戌時。果見月中老人跨鶴出。抵地叩謝曰。信哉陛下。月君甚感。敬祝陛下萬壽無疆也。高宗指示金柱。笑曰。似此重物。亦難取去否。老人曰。仙家妙用。自非凡間比。即此鶴銜之足矣。因以手扶鶴。鶴頸長。以口銜柱。輕若草然。老人遂拜辭。跨鶴而去。其事甚秘。世鮮知也。後數年。浙閩間沿海諸地。每有海客來市。以金片兒銀。久而不絕。人皆疑之。有某匠。曾在京造金柱。見之驚曰。此內苑所造金柱之鱗片也。惟已帶往月宮。奈何至此。事疑莫釋。或曰。持金來免者。咸白蓮教徒。白蓮教自徐鴻儒失敗後。其黨有遁入澎湖島者。聞有老人為之主。後因糧缺。其主乃以術惑高宗。取金柱以資其徒黨耳。有好事者探之。果信。惟老人知大事難成。已將徒眾分金遣散矣。